

闲
暇
时
光

沪剧雅韵漾心间

□ 徐秋良

单位集资房是20世纪90年代末建的,房子有些陈旧,但因绿化搞得好,树木茂盛,鸟语花香,小院别有韵味。几十年了,百十来户人家的几百人还是从一张门进出。

我家住二栋三楼。客厅朝南,没有阳台,加国外延的护窗内养些盆景,有君子兰、紫罗兰、剑兰、文心兰、泽兰之类。退休了弄弄花草,养眼养心。

有次应朋友邀去乡下钓鱼,中午鱼主烹饪了一盆刚钓上的新鲜鱼,放了一些切成丝的紫苏叶,盆里香味阵阵,味道也特别鲜。我第一次吃紫苏煮鱼,感觉肚子都吃撑了,但还是想吃。我问鱼主,新鲜鱼咋这么合紫苏。鱼主告诉我,紫苏煮鱼时释放出清凉、略带甜味的草木香,去腥味,提升鲜味。此前,听老婆多次唠叨,在朋友家吃过紫苏煮鱼,特好吃。此行,得到证实。我问鱼主,紫苏易种植吗?鱼主笑着回答:紫苏生得贱,一盆田土,放点底肥,浇些淘米水,旺盛得很呢。我便在鱼主家讨得两株紫苏苗,回到家里便把护窗内两盆要死不落气的花草拔了,空出的花盆便种上紫苏苗。果然,紫苏贱得很,还是盆里那些养花的土,加点养花的肥料,浇些淘米水,不到几个星期就枝繁叶茂。老婆从菜市场买了一条翘嘴鱼,摘了几片紫苏叶,切成线一样的丝放入锅里。草木香味混合鱼的鲜味,便从厨房飘逸到餐桌,又从餐桌向客厅、向窗外弥漫。那感觉比鱼主家的还要好。也许是因为紫苏是自己种的吧。

第二天在楼梯口,楼上邻居问老婆,你家昨天煮什么山珍野味,传出的香味吊人胃口。老婆一听就乐了,一五一十把紫苏的功能讲得传神。完了补一句,你喜欢就来家里摘呗,两株好大,够得吃。第二天邻居就上门,说她老公在河里钓了一条草鱼,摘几片紫苏叶煮鱼试试。当晚,邻居把紫苏煮鱼发在群里,夸张地炫耀了一番紫苏煮鱼的鲜味,还把我家两株紫苏的照片也发在群里。后来,楼上楼下,左邻右舍,一波一波来摘紫苏。几轮下来,两盆紫苏像秋风扫过的梧桐树,光秃秃地站在花盆里。我望着它们,内心有些懊恼。正在这时,门铃又响了。隔壁单元六楼的邻居站在门口,笑着说:“群里传神了,都说你家的紫苏煮鱼特好吃,我也来摘几片,试试。”我只能说:“对不起,没叶子了,等长出嫩叶,再来摘好吗?”邻居收起笑容,扭头下楼。身后传出一句话,声音不大,但我听得清楚:别人来摘就有,我来摘突然没了,门缝看人。

没过一周,紫苏又茂盛起来。老婆拍照发群里,并留言:欢迎来采摘。奇怪了,群里安静得很,也没有人再上门来摘紫苏叶。一个单元进出,我从邻居眼神里看出端倪,他们不会再登门摘紫苏叶了。老婆对我说,邻里关系嘛,就好比紫苏煮鱼。

什么意思?过了一段时间,我似乎悟出什么,便对老婆说:把两盆紫苏搬到楼东头樟树下的围子上,方便邻居采摘,也方便大家浇淘米水,共同护理照看。我又开车去乡下鱼主家扯了两莠紫苏,也放在樟树下的围子上,给原先的两株做个伴。

紫苏长得枝繁叶茂,淘米水从未断过,采摘紫苏叶的邻居你来他往。紫苏煮鱼的草木鲜香经常从左邻右舍的厨房溢出来,一家煮鱼,户户闻香。

紫
苏
煮
鱼

□ 程志忠

友人在朋友圈分享了两段沪剧视频,孙徐春和王珊妹富有韵味的演唱,一下子打开了我的记忆之窗。

父母生前都爱沪剧,还在童年时,我家收音机播放得最多的就是沪剧,有《雷雨》《罗汉钱》《庵堂相会》《阿必大》《卖红菱》等,沪剧雅韵给了我最初的艺术浸润。记得一次和弟弟在狭小房间里打闹,竟把五斗橱上的收音机打翻在地,机壳下端裂开一道口子。父母下班回家自然大发雷霆,一顿“竹笋拷肉”不可避免。机壳没有同样牌号可配上,好在品牌收音机的机芯经得住摔打,这台机壳裂口的收音机后来又使用了十多年。

父母爱听沪剧,更爱看沪剧。母亲说,听沪剧只能听到演员的唱功,看沪剧既能听到唱功,也能看到做功。她和父亲谈朋友期间有两多,一是看电影多,二是看沪剧多。那时民间有

不少沪剧团,包括爱华、艺华、努力、勤艺、人民、长江等,竞相在各剧场献演经典沪剧。沪剧流派纷呈,有丁是娥的丁派、袁滨忠的袁派、王盘声的王派、解洪元的解派、杨飞飞的杨派……母亲都如数家珍。成家后繁忙的工作和家务,削减了父母进剧场看戏的机会。不过在我的印象中,父母曾有两次带我看沪剧:一次是我读小学时看沪剧《雷锋》,演员演得真切自然,唱得真挚感人,第一次看沪剧的我就被深深打动;还有一次是和母亲在中国剧场,看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沪剧《明月照母心》,陈瑜的大段“赋子板”和顾奇军的“三呼妈妈”把该剧推向高潮,平时不易掉泪的我也禁不住泪水涟涟。走出剧场,我见母亲和不少观众的眼眶都红红的。

说到沪剧中“赋子板”的运用,那是衡量沪剧演员功力的重要标志。沪剧名家丁是娥历经磨难重上舞台,我和邻居站在电视荧屏前看她演唱《鸡

毛飞上天》中《教育虎荣》唱段,逾百句的“赋子板”一气呵成,吐字清晰,极富感染力。丁是娥的同门师姐妹、杨派名家杨飞飞创立了“杨八曲”,以沙哑的“哭腔”见长,是上海滩著名的沪剧悲情歌者。她的代表作《为奴隶的母亲》《妓女泪》唱做俱佳,将她的个人风格发挥到极致。说来有点小插曲,那年单位分房,起先让我看的房蛮超额,是杨飞飞楼下的一间房,后因是朝西向的房子没成,不然有可能与敬仰的沪剧名家成为邻居了。

受父母爱好影响的不只是我,妹妹也是沪剧迷。她不幸罹患骨肿瘤,忍着病痛在床上用收录机录下了十余盒沪剧名家名段,有《罗汉钱·相亲》《碧落黄泉·志超读信》《大雷雨·花园会》等。年轻的妹妹去世后,我留下了这些名家名段,时常在录音机里回放,声音虽不太清晰,我却听得分明:“弯弯河水远流方,多少漩涡多少浪。坎坎坷人生漫长路,几经风雨几经霜……”

忆
往
昔

爱开玩笑的张医生

□ 抒敏

那一年春天,春寒料峭,我病了。上午,妈妈在火炉上煮了一罐草药,倒在一大海碗中,等温热之际,我听话地捏着鼻子一伸脖子咕咚咕咚地灌下去。半天过去,妈妈用手摸摸我的额头,依然烫得像烧红的砖块,便急匆匆地背着我去五里路外的镇医院就诊。

给我看病的是个男医生,年纪四十几岁,披一身白大褂,胸前的小袋里别着一支笔。医生测了体温,然后用一块小木片压住我的舌头,拧开手电,仔细观察了我的口腔,再用听筒贴着前胸、后背认真地听了一遍。末了,他一脸严肃,嘴里进出并不标准的土话:“还惨了。”我听了,心里慌了,自己都可以听到心跳的咚咚巨响。妈妈舒了一口气,抬起一只手擦了擦,开心地笑了。然后,母亲问医生要了一杯开水,让我将几粒白的、黄的小药丸顺下喉咙。

吃了那几粒小药丸,我滚烫的身子温度也慢慢退了一点,精神头上来一些。临走的时候,妈妈交了一角二分钱,带上了医生开的、装有十几颗药丸的小药袋。医生追到医院大门口,亮着嗓子喊:要多喝开水啊。

回家还是母亲背着。我好奇刚才医生的严肃和母亲的笑。母亲说,医生是被打成“右派”下放的,医科大学毕业的,姓张,本领好,爱开玩笑,“还惨了”其实是说病没有多大关系。我六七岁的小屁孩一个,哪知道张医生整的这出好戏码。发热烧糊涂了的我,着实被他吓得不轻。

路上,妈妈跟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。她说,前几年,哥哥面黄肌瘦,头发稀疏发黄,总不见长个。她带哥哥去看病,张医生检查了半天说:“小孩子,缺营养,你以后每天给他买一斤猪肝烧汤吃,就好了。”“一斤猪肝?”妈妈惊掉了下巴。

20世纪70年代中期,猪肉是六角四分一斤,哪有那么多钱啊。张医生瞧着妈妈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,笑着说:“开玩笑的,是每天一两猪肝,但必须连着吃两个月才好。”妈妈说,张医生那天没开药,当然就没付什么费用。之后,妈妈就跟住在县城的姑姑说好,由她每天去代购一两猪肝,装在一个小罐子里,拜托客运班车司机捎到村里的车站,妈妈再去拿来。哥哥吃了两个月的猪肝汤,脸也圆了,头发也黑了,人也长得高了,结实了。后来,我们五个兄弟姐妹,属他个子最高。到了现在,我们还是一致认为,这是猪肝汤的功劳。

听妈妈说,张医生后来调回上海去了,说是落实了政策。后来,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。算起来,张医生现在已是耄耋之年。或许,此刻他还是像当年一样,一脸严肃地跟他的孙辈们开着玩笑呢。



落落不对俗

(中国画) 邵琦 作

睡
莲

□ 顾杰

初识睡莲,还是儿时在家乡的池塘边。那时的池塘,水清亮,一眼能看到塘底!盘根错节的水草自在地伸展,小鲦条鱼儿摇头摆尾地扎堆嬉游。你伸开双手放进塘里,没准小鱼就会游进你的掌心,喂得你痒痒的。睡莲就生长在美丽的池塘里。

远远望去,睡莲心形的叶子漂浮在清亮的水面上,一片挨着一片,盖满了半个池塘。一朵朵艳艳的花端坐在叶片上,隔不多远就有一朵。有风吹过,花儿便随着叶儿摇曳曳去。最好看的莫过于有蜻蜓飞过,歇息在睡莲的叶片、花朵上,四翅展开,尾巴微翘,似乎在与花叶喃喃私语。

再识睡莲,是看了印象派大师莫奈的油画《睡莲》。莫奈画中的睡莲沿着湖面铺陈开来,斑斓的叶片、五彩的花、光怪的影,互相交织,莫名的美升腾而起,一丝恬静油然而生。

又识睡莲,是太太近日在家中天井水缸里养的二株睡莲。睡莲扎根在污泥里,几枝花茎从泥土里冒出来,撑起一片片绿叶和一朵朵花。睡莲的花大有天圆地方的感觉,花朵的外围有四片花瓣,呈十字状,里圈的16瓣排列成正方形,再里圈是两层花蕊,外层圆圆地伸展,里层含羞待放。不由得使人想起宋人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,睡莲虽非荷花,但它们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质却如出一辙。荷花吾爱,睡莲亦吾爱矣。